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王惠美譯

(續上期)

這時，有某天人靠近我的身邊，而這樣的說着。——「賢者呀！阿羅羅·迦羅摩已經死去七天了。」於是，我就這樣的思想——「的確他是天性優越的人，假使他聽到了這法門，一定會迅速的理解啊！真是可惜！」那時我又如次的想着——「那麼！應當要向誰先說法呢？誰才能迅速的理解這個法門呢？」於是，我就這樣的思惟——羅摩之子鬱羅迦是位賢者，而且是有識見的人，又聰明，已是證無垢性的人。是的，我最先應對他說法才對！他一定能迅速的理解這法門」。這時，某天人又靠近我的身邊這樣的說——「賢者呀！羅摩之子鬱羅迦昨夜死了。」於是，我又這樣的想——「羅摩之子，是天性優越的人。假使他聽到了這法門，一定會迅速的理解。唉！真是可惜極了」。那時，我又如次的想着——「我應首先向誰去說法呢？誰會迅速的理解我這法門呢？」因此，我就這樣的思考着——「我為修學而努力的時候，侍奉我的五個修行者的那一群，他們為了我作很多有益的事。是的，我首先應對這五個人修行者去說法吧！」這時我會這樣的想——「究竟這五個修行者的一群，現在住在那裏的呢？」於是，我就以清淨而超人的天眼，看到了這五個修行者的一群，是住在婆羅奈斯仙人住處鹿野苑裏。因此，我便以遊行方式而步向婆羅奈斯進去」。

給他們，遂向婆羅奈斯走去，但在行途中，却遇見了阿斯衛迦教的優波迦。所謂阿斯衛迦教，是在阿育王時代，和佛教、耆那教並列的大宗教，在佛陀時代信奉瞿曇羅的信徒，便有如次的說道：「由於厭煩苦行和罪惡，且時常謹慎自己，捨去與人們爭論，脫離罪惡，又平等，談真實的人，他真實的不會去做那樣罪惡的事⑨。」

從前面的話看起來，瞿曇羅的信徒，好像是特別在強調修苦行。而且也是一位宿命論者。摩訶迦利·瞿曇羅曾經如次的說：「關於生存者的污穢，是沒有因、也沒有緣。生存者是：無因無緣而受染污穢的。又關於生存者的清淨，也是沒有因、沒有緣。生存者是：無因無緣而能清淨的。(生存者變成了任何的狀態)這一切都不是自己所造出來的，也不是他人造出來的。更不是人類所造出來的。又這些生存者，是沒有力量的存在，也沒有意志的存在，更沒有人類的威力存在，因而人類的努力，當然就不復存在了。一切的存在者，一切的生物，一切的生類，一切的動物，都是沒有支配力，也沒有力量，又沒有意志，因此，受了命運和環境以及本性的支配，而在六個階級當中的任何一個階級，感受苦樂是脫不了的。又真實的，在這些有百四十萬的出生種類，又有六千的出生種類，再有六百的出生種類，有五百的業，又有五個業，再有三個業，一個業，半個業，有六十二道，六十二中劫，(在人類之中)有六個階級，而作為人有八個階梯，有四千九

百種的生活方式，有四千九百個人的遍歷者，且龍居住的領域，有四千九百，其中有機官二千，地獄三千，而積塵的場所所有三十六、七個的有意識胎生者，也有七個的無意識胎生者，又有七個的無節胎生者，有七座山，也有七座山。有七座的嶮巖，也有七座嶮巖。有七個夢，也有七個夢。又有八百四十萬大劫^⑩，在這期間中，愚者和賢者，都流轉輪迴而不停着，終於成爲苦的結局而已。然在這期中「我即修持戒行，或是誓戒，或是苦行，或是清淨行，使那未成熟的善果報得以成熟，另一面是，使那已經成熟的惡業報，漸次離脫，而歸於完全消除」（但是，這樣的希望，一般人是不能實現的）。因此，而被固定的苦和樂，常在輪迴之中，終無止境的。而且不會有盛衰，也不會有增減。恰似投擲繩球，唯被解完，轉到絲線的盡致那樣，愚者和賢者，都會墮落流轉輪迴，終於成爲苦的終結罷了！」

摩訶迦利·瞿婆羅就是如此的，他被詢問，作爲沙門在實踐生活的實際上，所經驗的果報究竟是怎樣？就時常說明根據輪迴的淨化之說^⑪。

關於宿命論者的修苦行，聽起來好像很奇妙，他們，大概是因爲修苦行，就能夠實現以清淨自己而獲安心立命爲目的！

可是，信奉這種教的一個人，來到佛陀的面前，那時佛陀對他說：

『阿斯鬱迦教徒的優波迦，看見我走進伽耶和菩提樹之間的街道，便來對我這樣的說——「尊者呀！你盡有的機能是清淨的，皮膚是潔淨又純白。尊者呀！你是以什麼爲目的而出家呢？你的師傅是誰呀！你是信受誰人的法呢？」被這樣探問的時候，我便向優波迦，以詩句答覆他說——我是克服了一切困難的人，也是覺知了一切世情的人，而且沒有被一切的事物所污染。

我是捨棄了一切，更且將愛執消滅，而獲得解脫了。

我是由自己所覺知的，那麼，又何必必要拜誰爲師傅呢？

我是沒有師傅，又沒有與我相似的人。

在包含天人的世界裏面，沒有能比得上我的人存在着。我才是在世上應當受尊敬的人，我就是無上的師表。我就是唯一的正覺者，既獲究竟的清淨，真正得到安身立命的歸宿。

茲爲了要轉妙法輪，我才到迦西——波羅奈斯的鎮市上去。想在這黑闇的世界裏，放大光明，而打不死的鼓吧^⑫！

優波迦說：尊者呀！照你所主張的那樣，你就是至高無上的勝利者嗎？

我回答：對呀！能消滅煩惱的人們，都是與我同樣的是勝利者。因爲我已是克服了惡劣的習性。因此，我即就是勝利者。優波迦呀，你說對不對！

那時的優波迦，聽我這樣的說，便欣喜：「尊者呀！原來是那樣的」，他說完了這話，就叩叩頭而從傍邊的道路離去了。」

這是表示：打破對當時有力的宗教——阿須鬱迦教的傳統和世襲思想，而依據瞿曇「由自己覺知的」，把這人類的真理，傳給於衆人。因此，他才說是沒有師傅。這是爲充滿了確實信心的態度，這可使我們想起了，中國禪僧的公案的微妙！

註：⑨ SN. I, p. 66G

⑩ 大劫(mahākālpā)是依波羅那聖典所說：三百十一萬四百億年(F, O. Schrader: *uberden Stand der indischen philosophie Zuit Mahāvīras und Buddhas*, S. 35)

⑪ DN. II. 20-21 vol I, pp. 53-55.

⑫ MN. I, p. 171G; Vinaya I, p. 8G. 參照：優婆迦，本書二六二頁

2 初轉法輪

釋尊經過了很長的鄉村，再向波羅奈斯，即現在的Benares而進行，佛陀所經過的鄉村裏，「都受到長者、居士們的奉獻飲食^①」。這是當時的宗教家，所受世人普遍奉待供養的情形。

(未完待續)

註：① 『方廣大莊嚴經』第十一卷(大正三——六〇六A)